

黎元洪傳

(三)

章君毅

首義後的三個階段

黎元洪就任中央大都督兼鄂軍都督後，他自己開始賣勁，與此同時，革命軍心也爲之不然一振，武漢三鎮的秩序迅速恢復，革命軍逮着了旗人，或猶仍效忠清廷的旗籍官兵，不再殺戮，多一半下獄，少數的縱之使去。黎元洪堅持軍隊各守紀律，不許滋擾商民，其實智識水準相當之高的革命軍官兵早已做到，官庫裏堆積如山的金銀錢票，分文未動，涓滴歸公。楚望臺總軍火庫和漢陽兵工廠價值巨億的槍械子彈無一缺失，悉數移交。革命軍同志還主動的分赴各商店民家，宣揚革命大業，勸促他們各安生業，照常開市。軍政府又下令凡是民間賦稅，一律豁免。各監獄羈押的人犯，也從寬發落，各減刑期。凡此種種措施都博得中外人士的交口讚頌，辛亥年的黎元洪，真是時來運轉，吉星高照，運氣好得推都推不掉，因爲所有的這些賬，都記在他的頭上。

軍政府自中央大都督黎元洪以下，所有的工作人員一概不支薪水，每月發給津貼二十元。各級軍官也是一個月拿二十元的津貼，弁目月支十二元，士兵月支十元。黎元洪給財政部下了一張條子，派頭倒是蠻大的，他規定一次動支二萬元以上的，必須由他批准。

黎元洪覺得革命成功的希望越來越濃厚，他開始掙脫他的「不發一言，不建一策」的政治俘虜地位，而積極的想在這個嶄新的局面裏有所作爲。在這方面一開頭他就佔了兩項大便宜。其一是革命同志多半恥於名利，無意攬權。其二是他扮演「泥菩薩」的時日已久，祇要他肯起勁，想辦事，在他左右的革命同志無不衷誠歡迎。黎元洪石破天驚的第一着，便是根據居正先生所訂「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中的規定：「都督自置秘書」。而在起義後的第七天，一口氣派了李廉方、劉慶藻、阮毓崧、萬聲揚、黃某等五位秘書，而以李廉方爲首席秘書，這其中有的是他舊部，

有的是他親戚。

可是當時軍政府的大權，都在於軍務部部長、副部長之手，黎元洪的唯一職司，僅祇是在公文上蓋圖章。就爲了蓋章如儀這點芝麻菜豆小事，那兒用得着五位大秘書？然而黎元洪胸有成竹，他以長江放遠釣之勢，先安置好了五位秘書再說。——這五位秘書在一月之內，只被「諮詢」過一件事，那便是居正派胡瑛去九江，和當地的外國領事有所商議，胡瑛在行前曾經跟李首席秘書「商議」了一下。

軍政府又在武昌開馬廠模範小學設立招賢館，後來改稱集賢館而遷至西廠口前巡警道馮某的私宅。很有不少八方來歸的人才，在集賢館裏「候差」。有時候軍政府裏電文佈告太多，原有的人手一時忙不過來，就臨時上集賢館去抓差，所以集賢館也是踏入軍政府的進身之階。黎元洪便會很巧妙的利用集賢館裏候差、抓差的機會，使他的兩個最賞識的人才脫穎而出，升堂入室。其

中之一便是往後黎元洪的文膽，以善擬駢四體六，哭腔百出的通電而享大名的饒漢祥，他曾被稱為黎元洪的四大金剛之一，尤曾當過省長，總統府秘書長。另一位是曾任福建省長，督軍的孫發緒，有人說他曾是安徽巡撫朱家寶的密探，武昌起義後革命同志蔡大輔要殺他，經黎元洪斥責後始罷。

另外又密遣兩名親信幹部在軍界趁機發展，掌握軍隊。一個是經常隨侍黎元洪左右的執事官王安瀾，他曾趁漢陽失陷的機會，大舉收編潰兵，號為奮勇軍，自任統領。一個是黎本唐（又名唐克明），他在近衛軍八鎮（師）成立時當上了鎮統（師長），這兩位便是黎元洪派在軍界參預戎機，培植勢力的大將。

武昌首義，民國肇建，清軍大舉反攻，實應以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七日黃興抵達武昌之前，為第一階段。九月七日到十月初六漢陽復陷為第二階段，而以十月初七黃興轉赴南京督戰為第三階段。在這三個階段裏面，彷彿世人都忽略了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實以黎元洪在擔任最重要的角色。

革命聖蹟八堆枯骨

湖廣總督瑞澂，逃上了軍艦，駛抵長江下游，他第一個求援的對象，是為湖南巡撫余誠格。所以八月二十日就有湘軍巡防營黃忠浩一營，乘輪船，豎白旗，騙過了武昌城裏的革命軍，駛抵漢口的劉家廟，跟張彪所帶走的輜重第八營會合。二十一日，清廷下詔革瑞澂、張彪的職，命陸

軍大臣蔭昌為欽差大臣，湖北漢陽人易廼謙為參謀長，節制各路赴援清軍，並且下令黎元洪的恩師海軍提督薩鎮冰，統率海軍長江艦隊，由水路進攻武漢三鎮。

清軍水陸夾擊，來勢汹汹，這個時候，黎元洪倒是很勇敢的。二十六日蔭昌到了信陽，先一天，張彪已在漢口發動反攻。於是黎元洪在二十五日親出誓師，以何錫蕃為總指揮，率領步砲聯合部隊及敢死隊，二十六日，浩浩蕩蕩的渡江應戰。

革命軍先勝後敗，攻克劉家廟，着着推進，又被清軍援軍逼回劉家廟固守待援，何錫蕃手臂受傷，自動離職。黎元洪乃以張景良代。這張景良原就是個游離份子騎牆派，他跟滿清大吏鐵忠，寶英頗有淵源。因此，在他的指揮之下，革命軍竟然從劉家廟敗退到大智門，方自上海趕來的居正先生和參謀甘績熙，目擊情況危急，雙雙親赴火線投身戰場。居正先生臉頰上的傷痕，就是從這一次的激戰中得來。

敗退大智門，革命軍傷亡頗衆，全體將士，對黎大都督不無微詞，因為當張景良被推舉為軍政府參謀長的時候，革命同志即已發現他態度詭秘，大有漢奸嫌疑。蔡漢卿為除後患，曾經把他逮了來打算殺掉，是黎元洪力保，方始准他赴軍前效力，免予追究。然而他一當總指揮，革命軍就吃大敗仗，於是軍情激憤，有人大罵他是賣陣的漢奸，有人指責他作戰不力。漢口軍政分府的詹大悲，乃在徵得黎元洪的同意之後，把他就地正法，以懲其罪。

身在武昌遙相指揮的黎元洪，於是又派砲兵司令姜明經為前敵總指揮，姜明經以漢口後城馬路華洋賓館為指揮部。當天召開軍事會議，姜總指揮竟口口聲聲的嘆息，推說當前形勢難以抵禦大批清軍的銳厲攻勢，始終拿不出個主意來，然後，他便藉查防為名，就此開溜。

黎元洪聞訊，無可奈何，他再派第一協統領林翼支權代前敵總指揮。可是林總指揮一接事，清軍便展開猛攻，革命軍又告不支，紛紛敗退。林翼支因而畏罪出走，不知下落。當時馮國璋所率的禁衛軍第一軍業已到達孝感，花園一帶，其先頭隊且正直薄劉家廟。禁衛一軍是北洋新軍裏最精銳的部隊，槍械犀利，砲火猛烈。革命軍這時候連總指揮都溜走了，却仍能抱定犧牲的決心，自發自動，前仆後繼，死守劉家花園與六渡橋一線。浴血抵抗，死傷狼藉，此一驚天地泣鬼神的慘烈戰役，其結果是在漢口後湖留下了永供後人憑吊的革命聖蹟，——八堆枯骨。

清軍環攻不已，革命軍血肉翻飛，劉家花園——六渡橋的戰線一動，漢口即告無險可守。正在這危急存亡，千鈞一髮之秋，黎元洪的運氣實在太好，革命偉人，廣州新軍之役總指揮，威名震華夏的黃克強（興）從上海趕到了武漢來。

黃興抵步，武漢三鎮的軍民無不額手稱慶，歡欣若狂。時正坐處愁城，進退維谷的黎元洪，更是如釋重負，如逢大赦。他一見到黃興，便以中央大都督名義，授任黃氏為總司令官，全權節制武漢三鎮軍事。黃興和黎元洪匆匆一面，立刻渡江赴漢口督戰。這一天是陰曆九月七日，從這

一天開始，黎元洪就只管坐鎮軍政府，打仗完全是黃興的事了。

頭可斷武昌不可棄！

力撐危局，維持到了九月十二日，漢口終被極優勢之清軍所攻陷，但是城中仍有零星抵抗，大街小巷，槍聲不絕。嚇得馮國璋部清軍不敢進入市區，迫不獲已，唯有放一把火，將繁華市塵燒成一片瓦礫。清軍之殘忍橫暴，益增武漢三鎮軍民之憤慨。九月十三日，黎元洪下令在閱馬廠築壇舉行「拜將」典禮，請黃興登壇受職，發表演說，激勵軍民，這是民國肇建初期的一大盛事。當天，黃興便渡江赴漢陽，設立其總司令部。

就在這個黎黃密切合作無間的時候，居然盛傳黎黃失和，起因係由於黃興當時所領的名義問題，究其實，確係一場誤會。當黃興登壇受職之先，軍政府討論黃興的名義，新到武昌的同盟會同志，認為當時態勢嚴重，必須廣集各省援軍，確保漢陽、武昌，因此他們提議，黃興的名義應以「南方民軍總司令」為宜，以便將來統率各省的部隊，但是這個意見當場就被軍政府方面的人表示反對。他們希望黃興仍能在鄂軍都督的節制之下。當時戰況正急，雙方根本就不會引起爭論。這一件事，黎元洪、黃興其實並不知情。後來黃興用的名義仍是「民軍戰時總司令」，在黃興的坦蕩襟懷之中，他確實從未考慮到什麼名義問題。因為，當時他曾有一首和譚人鳳的詩，可以作為他的心情寫照：

「懷雖不遇粵途窮，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

「能爭漢上為先着，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從九月十三日起奮力死戰，苦守漢陽，直到十月初六，黃興指揮之下新成立未經訓練的革命軍，終難抵禦傾巢來犯的十倍之敵。北洋勁旅源源開來，革命健兒死傷殆盡。初六深夜，漢陽棄守，十月初七上午黃總司令渡江退抵武昌。當天中午，黎元洪在軍政府召開緊急軍事會議，出席者多達六百餘人。

當時黃總司令正悲痛萬分，他首先站起身來，慷慨激昂的說：

「這一次漢陽之役，不是我們軍隊不多，不是我們陣地不固，也不是我們彈藥糧秣不充足。失敗的原因：第一是官兵不用命，第二是軍隊無教育，第三是缺乏機關槍。如今漢陽既失，武昌很不好守。以本人的愚見，只有放棄武昌，把武昌的革命軍開去援助蘇浙聯軍圍攻南京，南京一下，再組織北伐精銳軍隊，天下事就大有可為。」

黃總司令的話完，黎元洪就忙不迭的站了起來說：

「我贊成黃總司令的意見。」

軍務部長孫武也起而附合的說：

「我也贊成放棄武昌。」

可是，在座的首義同志張振武、李翊東、甘績熙等人一聽黃興主張棄守武昌，移兵南京。他們登時就議論紛紛，羣起抗議。軍務部副部長，

武昌軍政府的實力派領袖張振武攘臂高呼：

「頭可斷，武昌不可棄！」

這時候，又有人拔出手槍來，高聲大叫：

「那個再說放棄武昌，我請他吃衛生丸！」

湯化龍的一通電報

會場情緒相當激動，但是顯而易見的，六百餘名與會人士中，以贊成死守武昌的居絕大多數。聽到有人主張守武昌，立刻報以如雷的掌聲。再聽說有人贊成棄守，馬上就響起一片噓聲，祇有一位范騰霄，站起來心平氣和，條分縷析的說了一番話，他說：

「當今大勢，一來武漢是首義之區，猶如人的腦壳，萬一動搖，一定會影響全國。再則圍攻南京的聯軍，十倍於張勳守城的軍隊，我想南京不日可下，用不着我們去參加。況且還有淞滬皖贛各地援鄂的部隊，有的已經出發，有的已在途中，人來援我，我先棄守，這是說不過去的。所以我認為武昌決不可棄！」

他方說完，滿場爆出一片歡呼，大家都在不約而同的嚷喊：

「我們贊成范君的主張！」

「贊成！贊成！」

當時，黃總司令業已苦戰一月，整整三十天裏他夜不安枕，食不甘味，精神體力全都到了疲憊勞瘁，不堪支持的地步。況且，大敵當前，武昌勢若累卵，而革命同志能抱必死的決心，充份顯示軍心士氣可用，就革命領袖來說，這當然是件值得欣慰的事。因此，他起立表示，並不堅

輪到張振武煞費躊躇了，他遲疑不決的反問一句：

「依你看該怎麼辦？」

甘績熙毅然決然的說：

「他一定要走，那就讓他走吧。」

取決之權又歸於張振武了，他緊咬下唇，久久無語。這時，砲彈更急，哭喊淒厲，武昌危城業已火光燭天，亂成一團。軍政府裏，每一個人，在每一秒都有中砲身亡，被炸得血肉橫飛的危險，黎元洪目不轉睛的盯住張振武，他從他臉上的表情變化，搜索即將加諸於他的「判決」，其內心中的緊張與恐懼可想而知。很可能這便是一輩子裏最關重要的一瞬刻。

終於，張振武下定決心了，他命人備一乘小轎，送黎都督出大東門，再到劉家祠堂，暫時躲避一下猛烈的砲火，並且下令由鄒漢卿陪同黎大都督「逃難」。

直到這時，黎元洪的臉上方始綻開了笑容，他掏出手帕抹那淌了一頭一臉的汗。便轎抬過來了，將要一頭鑽進轎子裏的時候，他又想想不滿意，回轉頭來用親切叮嚀的口吻，交代張振武和甘績熙說：

「這個武昌危城，從此刻起我交給你們二位負責確守。你們二位可以代我發號施令，請你們凡事謹慎小心為要。」

甘績熙當時就慷慨動容的回答：

「都督保重。學生和張君自會督率軍民，守此危城，誓與武昌共存亡。」

「好，好。」

隨口漫應了兩聲，黎元洪一頭鑽進了轎子裏。然而，他剛坐好，正在催促轎夫抬起快快的跑，詎料，耳畔又聽到甘績熙一聲大叫：

「都督，請等一等！」

黎元洪愁眉苦臉的探出頭來問：

「又是什麼事？」

甘績熙湊近黎元洪的耳朵大聲說，——因為砲聲越來越劇烈了，他說道：

「等一一下都督到了洪山，請都督就下一道命令。派我和張君負責守城，讓我們傳知各部隊，將來便於下令，調遣。」

黎元洪在砲聲中心憂如焚，他老大不耐煩的連聲答應：

「好——好——好！快走！」

大印跑在都督前頭

轎夫一路如飛的跑，過洪山，黎元洪果然被洪山方面的革命同志攔下來了，又經過一番辯論，革命同志仍還是同意放他逃離武昌城。但是請他先委派好留在武昌主持防務的人，黎元洪先下條子委任前南京陸軍中學總辦萬廷獻為「代理戰時總司令官」，萬廷獻堅辭不就。黎元洪無可奈何，再委蔣翊武為「護理戰時總司令」，指定總司令部設在洪山寶通寺。——當此時，黎元洪似有意若無意的，把他答應甘績熙，張振武的委任，全部拋諸腦後。

蔣翊武義不容辭，將死守武昌危城的重責大任，攬在肩上。黎元洪下了條子，十萬火急般的要，偏偏又有人把他攔住，都督府參謀部部

長楊開甲辭職，副部長楊璽章陣亡，還得請他多留幾分鐘，決定這兩個重要職位的繼任人選。幾經磋商，黎元洪匆忙下令以吳兆麟繼任參謀部部長，而以姚金鏞副之。

急急然如漏網之鳥，脫晉之魚，黎元洪如逢大赦的離了砲火籠罩之下的洪山，他才上轎子便心生一計。革命同志一見他便「攔」，而他又亟於逃得越遠越好。往事再有類似情事發生，究該如何應付？逃命要緊，便渾然忘了他對自己學生甘績熙所許下的諾言，——逃到大東門外劉家祠堂為止。黎元洪自以為得計的派遣一名秘書，一員副官，帶着他的「中央大都督」大印，預先送到距離華容道只有一站之遙的葛店，那是他心目之中預定的避「難」地點。他為什麼要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的這麼做？用意即在於預防再有革命同志攔他的路，他就可以振振有詞的說：大印不在我身邊，你們硬留下我也沒有用處。

萬萬沒有想到，他這一着自以為高明的棋子，偏偏下錯了。不旋踵，就鬧出了大笑話。

當黎元洪直催着轎夫快步奔跑，跑得越遠越快越好，一行人轎馬匹，侍從文武過大東門，過劉家祠堂，過王家店，脚不沾地，絕不停留，都逃出了王家店市集以東兩三里。驕地，轎後蹄聲得得，一匹駿馬馱了位年青英俊的革命軍官，風馳電掣般趕了上來。

青年軍官直抄到黎元洪的便轎之前，一聲喝令，轎夫停止了脚步。

黎元洪在轎裏一聲浩歎，萬般無奈的掀開了轎帘，向外探看。

騎在馬上的青年軍官他認得，正是新任護理戰時總司令蔣翊武的一名參謀，名叫萬奇。黎元洪唯有寄望於產生奇跡，以他個人的威望，嚇退萬奇了。

於是他抹下臉來一聲喝問：

「萬奇，你爲什麼攔住我的去路？」

萬奇却在歡天喜地的笑着說

「報告都督，敵軍請英國人出面，要求和我們停戰。」

莫說是萬奇，即使是蔣翊武親自來向他報告這個天大的喜訊，中央大都督黎元洪也是斷然無法置信。當時，清軍連克漢口、漢陽，兵威所至，幾於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馮國璋、段祺瑞的全國精銳之師，正在源源南下，龜山砲火，濫射武昌全城。而民軍呢，漢陽新敗，武昌面臨土崩瓦解。連他這位中央大都督、民軍統帥都在避難逃亡途中，民軍早就不堪一戰，清軍之勝先已穩操鐵券，焉有反倒央求外人提出停戰要求之理？——尤其，黎元洪還不曾和奉旨養病，歸隱滬上，忽然東山再起，重率北洋新軍，先湖北巡撫，後總理內閣大臣的一代梟雄袁世凱交過手，他怎知道這西山癩蛤蟆的厲害？他正在向民軍拋秋波，投懷送吻，另一方面却又在欺侮滿清隆裕太后、宣統皇帝孤兒寡婦。拿下漢口、漢陽，示民軍以威。明明武昌旦夕可下，偏又戛然而止，陣前謀和，則是在向民軍獻媚。袁世凱利欲薰心，他正要在民軍和清廷之間奪江山，圖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他萬不能把民軍一舉擊潰了。

因此，當時黎元洪眼睛盯着萬奇嘿嘿冷笑的

說：

「敵軍會託洋人向我們求和停戰，你這不是在做夢？」

要訂和約追大印啊！

萬奇脹紅了臉，竭力辯解的說：

「報告都督，是真的啊！總司令親口告訴我的，是一位英國洋商潘恩到武昌來代表清軍求和。他說他是受了英國駐漢口領事的委託。」

聽萬奇說得有憑有據，頗有幾分可信。黎元洪頓了頓，然後又問：

「你快點說吧，你攔住我做什麼？」

「我——」萬奇囉囉嚶嚶的說：「我是奉了總司令之命，來請都督回武昌的。」

「我都已經逃出來了，」黎元洪連連搖頭的答道：「就決不會回去。」

萬奇彷彿早已料到了黎元洪會有這一着，所以以他緊接着就說：

「總司令也說過，萬一都督不肯回城，務必請都督把大印交給我。」

黎元洪尖聲的反問：

「交給你做什麼？」

「即刻送回武昌城。」

「送回武昌城做什麼？」

「好在停戰議定書上蓋印。」

萬其的回答，一語方畢。黎元洪的一名秘書陳邦振，先已一蹬馬腹，叫他那匹胯下馬，滾喇喇的向東疾奔。

黎元洪怔了怔，眼望着陳邦振連人帶馬，漸

去漸遠，他方始推托的說：

「大印已經送到葛店了。」

萬奇雖然年輕，但是他一團正氣，剛直不阿，早已對黎元洪無法寄予信任，因此他不管當場頂撞，學黎元洪方才的口臉在問：

「大印送到葛店去做什麼？」

在這個神情肅穆，嚴詞質問的青年軍官之前，黎元洪終於爲之語塞了。一時之間，他瞠目結舌的答不上話來。

萬奇心憂如焚，直急得搔耳撓腮，滿頭的汗。武昌城本來危在旦夕，突然之間喜從天降般敵軍央人前來求和，如今亟待雙方簽約停戰了，偏偏大印先都督一步而「逃難」，一時之間取不回來，這可怎生是好！——情勢緊迫，萬奇只好自己拿個主張，他說：

「那麼，請都督折回王家店真武廟。雙方議和是件大事，總司令可能隨時要向都督請示，臨時找不到都督的人，會得貽誤大局。」

黎元洪一看，停戰議和的事多半不假，自己過份緊張，熬不過最後五分鐘，實質然的一逃，反而又落下了衆人冷譏熱嘲的把柄。他臉上訕訕熱熱的，居然自告奮勇的跟萬奇說：

「一定要我回去的話，乾脆，我回大東門吧，那邊離洪山更近得多。只是，這大印又怎麼辦呢？」

萬奇自告奮勇的說：

「還是讓我到葛店去取，騎馬來回，跑得快些。」

黎元洪答應了打回轉，他劍及履及，實踐諾

言，坐轎子回到大東門外，以寶通寺爲其行轅。城裏的民軍聽說黎大都督又到了城門口，高興得很。蔡漢卿立刻親率衛隊前往迎迓，自此擔任大都督行轅的警衛工作。黎元洪在寶通寺裏和蔡漢卿談了一會，他的秘書陳振邦滿頭大汗的尋了來，他告訴黎元洪說：

「方才我一聽萬參謀說停戰議定書上要用大印，便忙不迭的先跑到葛店去，把大印取了來。正好在半路上碰到也趕往葛店取印的萬參謀，我把大印交給了他，此刻萬參謀已經帶印進城去了。」

黎元洪對於陳振邦的反應靈敏，機智迅捷，不禁大爲激賞，當着衆人，很勉勵了他幾句。只是，陳振邦的這一身大汗還是白流了，因爲，當萬奇快馬加鞭的把大印送到洪山時，蔣翊武他們實在等不及，先已找了個刻字匠，另外刻了一方大印，蓋在停戰議定書上。

重克漢口功不可沒

移駐大東門外寶通寺後，黎元洪的立場越來越堅定，態度也越來越積極。他似乎業已規知袁世凱一心謀和，不欲繼續作戰。停戰三天，自十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期滿後，雙方又約定延期十五日。從此，民軍與清軍在武漢即不曾開過火，而黎元洪的行轅，也在正式的往城裏搬。他由寶通寺搬到武昌城內曇華林東路小學，有一天，他在東路小學召集高級軍官會議，座中有一位革命同志慷慨激昂的說：和議局面，暗礁正多，雖然清軍遵照停戰條件，撤退到距離漢口百里之外，

但是清軍仍舊保留佔領漢口的權利，派官員，設警察，並且還有少數部隊扼要據守。同時，一旦和談破裂，清軍尤可利用平漢鐵路運兵，大軍不難立至，終非民軍之利。所以他堅決主張民軍應該制敵機先，及早收復漢口。這個意見獲得在場人士一致熱烈贊成，當場予以通過。值得注意的是，黎元洪自始至終未作反對的表示。

於是在場人士就推選了湖北天門人徐聲金爲夏口（漢口的舊稱）知事，請他預爲籌劃，積極部署如何光復漢口。自從馮國璋應部下放一把火將漢口夷爲平地。昔日的紅塵十丈，不夜之城，當時已成一片廢墟。漢口百姓死的死，逃的逃，遭了一場空前浩劫。所以徐聲金在會場上說他只是「一介書生，無法赤手空拳把漢口從清軍的虎口中奪回，而且漢口有租界特區，華洋雜處，市場紊亂，非設置警察加以管理不可。會中乃又決定在漢口設警察總局，以徐聲金兼總辦，而以胡祖舜爲幫辦，兩個人協同辦理。

徐聲金和胡祖舜很能辦事，他們第二天就渡江進入漢口，跟漢口商會人士取得連絡，把駐在漢口的清軍，清吏和警察的駐地，崗位，不厭其詳的繪好了一張圖。當天就回到武昌，向黎元洪提出報告，並且陳明他們進攻漢口的計劃，以步兵一標，乘夜潛渡，開到漢口市區，偽裝商團，然後按圖索驥，向漢口清軍和警察分別展開攻擊。黎元洪立刻就加以批准，尤其決定事不宜遲，就在翌日夜間按計行事。——漢口果然一舉收復，駐守的清軍和警察全部被包圍繳械，絕大多數俯首稱降，乘機逃逸者寥寥無幾。這是民軍連失

漢口、漢陽後之二大勝利，使民軍聲勢又復爲之一振。黎元洪雖說不曾親身臨陣，可是他指揮全局，功不可沒。

譚鬚一怒拂袖而去

黎元洪在軍政府裏漸漸的攬起事來，他已認清當時情勢，至少鄂軍都督這個位置他能坐得住，因此他就得爲自己的地位打好基礎。當時湖北軍政府中，最有勢力，最富幹勁的人物有三武——張振武，蔣翊武和孫武，三武都是年輕人，少年氣盛風頭十足。黎元洪在三武之中和孫武比較接近，而張振武、蔣翊武都會在他游移不定，步步退縮的時候，經常予他盛氣凌人，不留餘地的難堪與窘迫。黎元洪氣量大得有限，難免懷恨甚深，脚之入骨。張振武和蔣翊武也就在這些個小事情上，埋下了往後的殺身之禍。黎元洪在開始攬事，竭力鞏固其權位時期，也就暗中展開了對張振武，蔣翊武的壓抑和打擊。借一次高級軍事會議，有人提議以同盟會中部主要負責人譚人鳳爲武昌防禦使兼北面招討使，統率全部民軍。黎元洪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自蔣翊武的手中奪回兵權，因此他欣然同意。

譚人鳳字石屏，湖南新化人，在當時的同盟會員中年事最高，由於他鬚髮全白，因而有「白鬚」的雅號。他到湖北係由同盟會總理所派遣，來頭特別大。八月二十五日黎明，鄂軍都督在閱馬廠舉行祭告黃帝暨民軍誓師典禮，便由譚人鳳授旗授劍。譚人鳳既然是中部同盟會的領袖人物，黎元洪在他兵權自蔣翊武之手移轉給

譚人鳳以後，想想又覺不妥。唯恐譚人鳳獲得兵權，以其名望、實力、乃至革命資歷，很可能會取他而代之。於是又在譚人鳳與高彩烈，從事防務部署的時候，突然又將武昌分為三個防守區，而以錫蕃、張延輔、賈秉鈞為區司令——這是十月二十三日的事，正在民軍和清軍再次議定停戰十五天的期間。

黎元洪很巧妙的再從譚人鳳手中，把武昌軍政府的兵權奪回，但却爲了如何安置譚人鳳，煞費思量。後來，被他想出了一個議和代表的名義，以武昌軍政府的全權代表交換民軍總司令，黎元洪以爲譚人鳳也許會得欣然首肯，不過，他仍苦於找不到適當人選，到譚人鳳跟前去解釋、關說。所以他在萬般無奈之中，只有辦一角委任狀，備了一百元現大洋，派一名秘書，專程送到時設洪山的民軍總司令部。

譚人鳳接到委任狀，打開來一看，竟然是黎元洪改委他爲議和代表。當下不由得怒火冲天，大發雷霆。他立刻趕到軍政府，見到了黎元洪，當着衆人，憤憤然的質問他道：

「朝令而夕改，請問都督是何用意？」

黎元洪果然就被問得啞口無言，格格難吐，當時的情景，正是奇窘無比。幸虧有他的一名秘書，轉出來代他婉言解釋的說：

「南北議和，事關全局，先生德高望重，一言九鼎。所以非偏勞先生不可。」

譚人鳳明曉得這是不由衷的敷衍語，他對於這樣的答覆，未盡滿意，因此他再反詰一句：

「南北議和，只有都督具有全權，爲什麼都督他自己不去？」

黎元洪的秘書趕忙陪笑答道：

「都督守土有責，議和是當今唯一的大事，先生和各省都很熟悉，不得不請先生出來辛辛苦苦一趟。」

這「守土有責」四個字，實在是急不擇言，大錯特錯了。「譚鬚」正在氣頭上，他恰好一把抓住，一臉鄙夷不屑的神情說：

「都督既然曉得守土有責，那麼，前些時武昌才挨了些砲，爲什麼苦苦哀求，一心逃走？如果我是都督，帶兩三條兵船，載幾百兵士，到江上巡閱一番，那豈不是比倉皇走葛店來得威武些。」

一陣搶白，叫黎元洪的臉上，熱潮湧沸，脹成通紅。譚人鳳發過了脾氣，把一百大洋和那張議和代表的委任狀，往黎元洪的桌上，重重的一放，轉過身，大踏步的離開軍政府。

黎元洪自知理屈，頗感歎意，當晚，他挽請幾位和譚人鳳較熟的武昌士紳，到譚人鳳所住的監道署衙門，從中斡旋，爲他緩頰。可是，當那些士紳們抵達的時候，譚人鳳早已命勤務兵打好了舖蓋捲。他告訴武昌士紳們說：大局已定，用不着他在武昌多事勾留。第二天一早，他便啓程離去。（未完待續）

袁世凱傳

業已出版

分裝一、二兩冊合售叁拾陸元

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把持朝政，儼然監國，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丕然為之一振。他在朝鮮十二年間，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初階。這一段史實，波譎詭秘，瞬息萬變。然而若干年來，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現經名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自在本刊連載，極獲讀者歡迎，全稿頃已殺青，並已出版單行本，廿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插圖，歷史鏡頭，定價一、二兩冊合售叁拾陸元。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郵票通用）